

袁克文 傳

王忠和

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王忠和 著

袁克文 傳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-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袁克文传/王忠和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5

ISBN 7-5306-4399-1

I. 袁… II. 王… III. 袁克文—传记
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4404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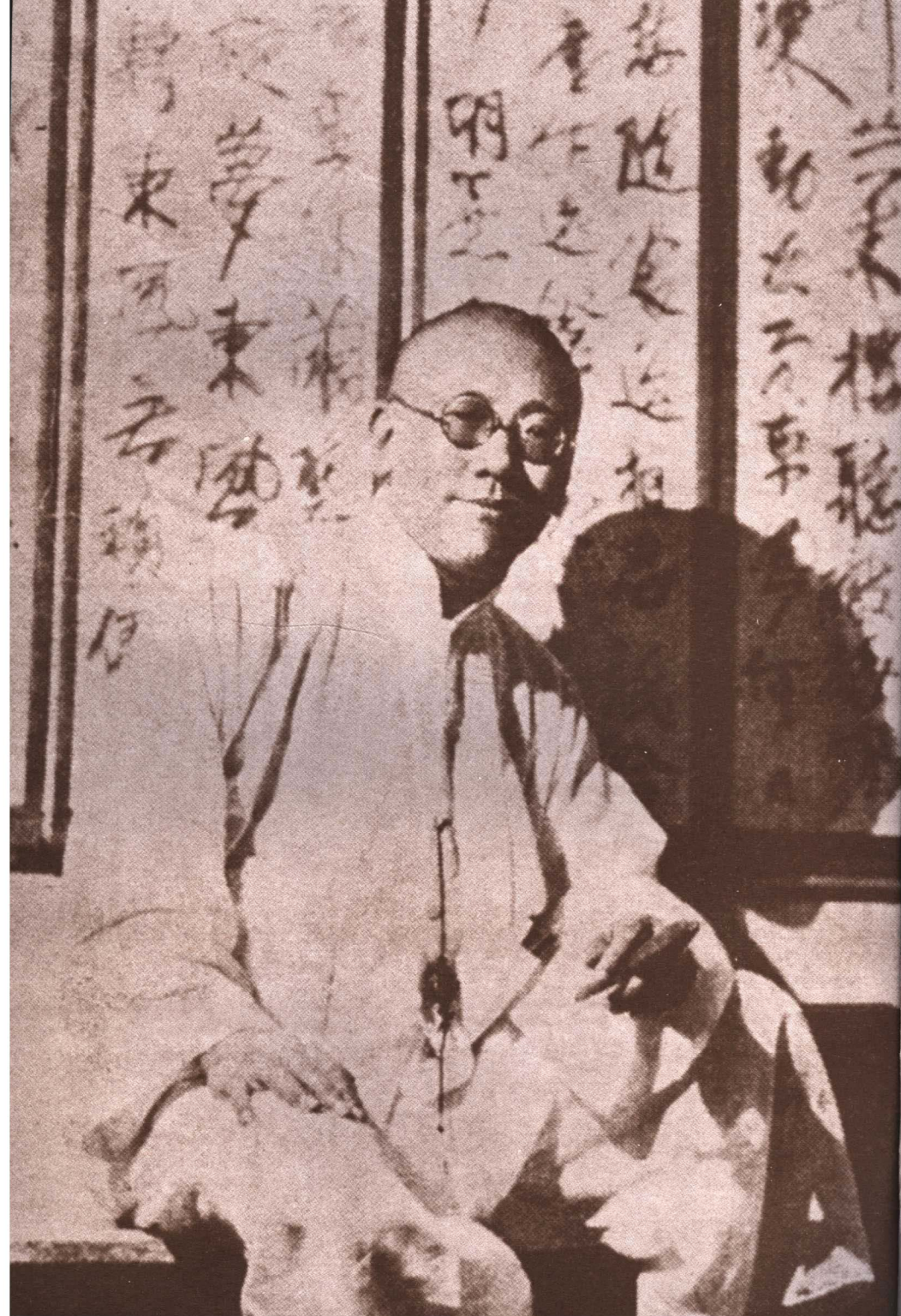
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.825 插页 2 字数 204 千字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000 册 定价:15.00 元



Contents 目录



壹 两种母教 / 002

贰 萧洒师徒 / 013

叁 仓促婚姻 / 030

肆 田园生活 / 034

伍 辛亥革命 / 042

陆 私人代表 / 052

柒 无心政治 / 063

捌 其豆情结 / 068

玖 劝阻帝制 / 077

拾 贵帮大爷 / 091

目 录 Contents

拾壹	风月盟主	/ 101
拾貳	昆簧名票	/ 116
拾叁	诗坛名宿	/ 166
拾肆	藏界豪客	/ 176
拾伍	鬻书疗饥	/ 186
拾陆	文坛游勇	/ 201
拾柒	广泛嗜好	/ 229
拾捌	猝然去世	/ 240
拾玖	后继有人	/ 254
貳拾	四子家楫	/ 260
貳拾壹	袁家后人	/ 272



常氣必騰上
雞鳴驚起聞
本山人





袁克文像，自署“寒云主人时年三十又四”。

壹 ... 两种母教

袁克文(1890—1931)字豹岑,也作抱存,号寒云。其父是袁世凯,生母为朝鲜金氏,出生在朝鲜汉城。

袁世凯(1859—1916)自1882年随吴长庆带兵入驻朝鲜之后,先是成功地挫败了朝鲜国王李熙的生父,大院君李昰应挑起的“壬午之乱”;又于1884年果断地平定了金玉均、朴泳孝等亲日派策动的“甲申政变”,因此得到李熙的赏识,把金氏赐予他。金氏还随身带来三个丫鬟,后来其中一人在袁归国时不愿跟随,离开了他。

当时有一种传说,说是克文之母为闵氏,是韩王妃闵妃的从妹,袁世凯任驻朝鲜商务委员时,闻知闵妃的妹妹非常漂亮,便想纳为侧室。而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,也看中了这位绝色女子,必欲得之。闵妃家族开始以为袁世凯的官职卑微,因此踌躇不定。倾向于中国的闵妃却认为,虽然袁只是一名道员,但毕竟是天朝使臣,终比岛夷为贵,于是决定将闵氏嫁给袁。大鸟圭介为此很是吃味儿,政治上的敌人又加上情场上的对手,借着甲午年“东学党之乱”,便回国搬兵,引起中日大战爆发。其实,这纯粹是子虚乌有的胡言,把如此重大的国际历史事件代之以桃色事件,更何况克文的生母不是闵氏而是金氏。

据克文自己说,其母在将分娩时,袁世凯在产房外面等待时打瞌睡,恍惚之中,见朝鲜王李熙用金链子牵着一头斑





慰庭仁弟念母情切乞假歸省期鮮士民方攀留之不暇

尺夢才當已不下為任

余不忍重違其意借之內渡然時事多艱帶才正亟大願

慰庭以遠大自期移孝他思共圖翰輅因珥是聊贈之

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

乙酉春正月憲齋吳大澂

吴大澂在朝鲜时赠给袁世凯的对联。

“凡有才当以天下为任，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”。

斓大豹，从外边走进来。他从李王手中接过金链，将豹子系于堂下，并投以食物饲之。突然，那头豹子一发威，挣断金链，就向产房跑去。袁大叫一声醒转过来，恰在此时，里面报知金氏生下一位小少爷。巧的是，金氏在产前也梦见一头巨豹投入



朝鲜国王李熙的妃子，闵妃。



怀中，惊醒后克文便落生了。袁世凯因此命其子名曰“文”——因金钱豹身披锦纹，取文章之意。袁克文后来自号“豹岑”，有时也作“抱存”。

当时，袁世凯名义上的夫人是沈氏(1867—1928)——实际是他的大姨太，而原配夫人于氏尚在河南老家。按照清廷对驻外使臣的规定，外官一律不准在国外娶妻纳妾，犯禁者甚至有性命之忧。而袁某人不但纳了妾，而且是四人之多，岂不要砍头四次了吗？可是，精明的袁世凯早已花钱买通了周围人等，把消息瞒得滴水不漏。袁克文降生后，对外宣称是沈氏所生。当克文过百岁寿时，袁的同僚和朝鲜官员们前来贺喜时，由沈氏抱着克文出来，接待众人。

实际上，袁克文甫一落生，袁世凯就把他过继给沈氏。说起来，这其中袁还欠了沈氏一份人情。原来袁世凯当初落魄沪上时，沈氏拿出自己多年积攒的辛苦钱，助袁北上登州去投奔吴长庆。而且，后来甲午年在朝鲜，日本人虎视眈眈要置袁世凯于死地时，沈氏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替他传递消息，有一次还在冰雪寒夜中彻夜未归，把双腿冻坏，以致落下终身残疾，二人正是患难之中的夫妻。

沈氏原籍上海崇明岛，其父是个穷裁缝，因家境贫寒，她很小的时候即被骗卖到青楼之中，操起那最古老的行业。沈氏年轻时姿色绝佳，皮肤白皙，秋波含情，五官俊俏，体态轻盈，是个人见人爱的佳人。妓院老鸨给她起名“小白菜”，为抬高其身价，又训练她一些文人的雅事，以便将来结交高等嫖客。“培养”也好，“训练”也好，老鸨的目的不外是要她为自己赚钱，沈氏一旦违背了她的这个意图，暴力就是不可避免的了，甚至用大烟枪的钎子扎她的大腿。

袁世凯年轻时将家产挥霍殆尽之后，想到上海去碰碰运气，寻找出路，因为当时上海是海内最繁华的地方，机会总会

丁未仲春

海納百川
有容乃大
壁立于仞
無慾則剛

容菴主人書

袁世凱手迹。

多一些。但是时运未来,人力也不可强求。他钻研了一段时间,依然一无所获,只好一个人在旅馆里面闷闷地发呆。实在憋得难受,便去花街柳巷一解愁绪,不料在这卖笑之地却遇见了沈氏这样一位红粉知己。这沈氏虽是做的送旧迎新的生意,却颇有识人的慧眼,又独具侠义的心肠。见年轻的袁世凯孤身一人身处人心险恶的上海滩,便劝他及早离开,另谋出路;并且情愿助他盘缠,叫他尽早成行。行前,沈氏设酒为袁送行。席间,沈氏设誓,俟袁去后,她便自己出钱赎身,以报袁某人的知遇之恩,希望袁世凯不要辜负她的一片痴心。当下袁世凯也指天发誓,有朝一日发迹之后,一定要践今日之约。后来袁世凯到了朝鲜果然把沈氏接到任上,做了他的大姨太太。因为他的正室于氏留在河南老家,所以沈氏在朝鲜实际上成了他正式的夫人。从这点上来看,袁世凯还不是那种到处拈花惹草,浪抛爱情的浮浪子弟。

沈氏一直没有生育,却又极喜爱孩子,袁世凯就把带到朝鲜的长子袁克定交给她抚养,所以袁世凯的儿子们都称她为“亲妈”,亲妈这种叫法是仅次于“娘”的一种称呼。当朝鲜





袁世凯第六个女儿袁家桢，其母是朝鲜吴氏。

李王将金氏赐予袁的时候，沈氏并无异辞。金氏带来的三个陪嫁丫鬟也索性由袁一并收房，而且按照三人年龄大小，排定吴氏为二姨太太，金氏为三姨太太，闵氏为四姨太太（还有一个未详）。因为几个人都是在沈氏为名义上的正室时娶进门来的，所以沈氏自然就担负起教导她们的责任。袁世凯出于一种报恩的心情，向沈氏讲好，无论三人谁先生育，也不拘是男是女，第一个孩子一定过继给她。所以，当袁克文出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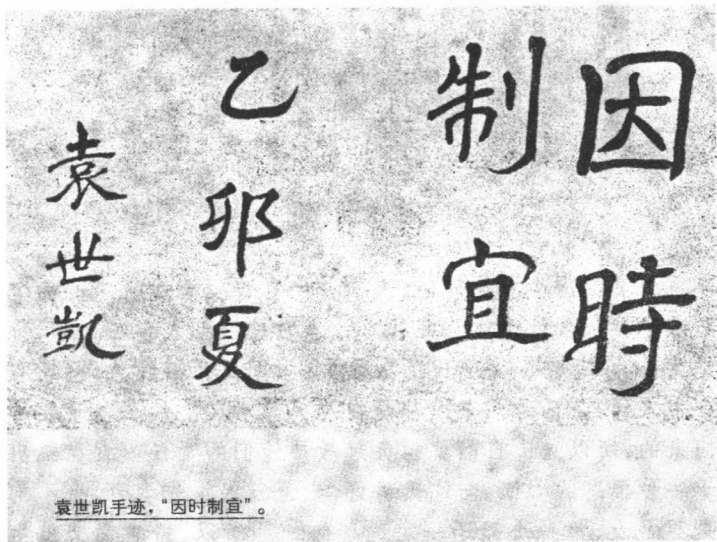


后，便算到她的名下做嗣子。后来，沈氏一直跟随克文在天津生活，直到1928年因病去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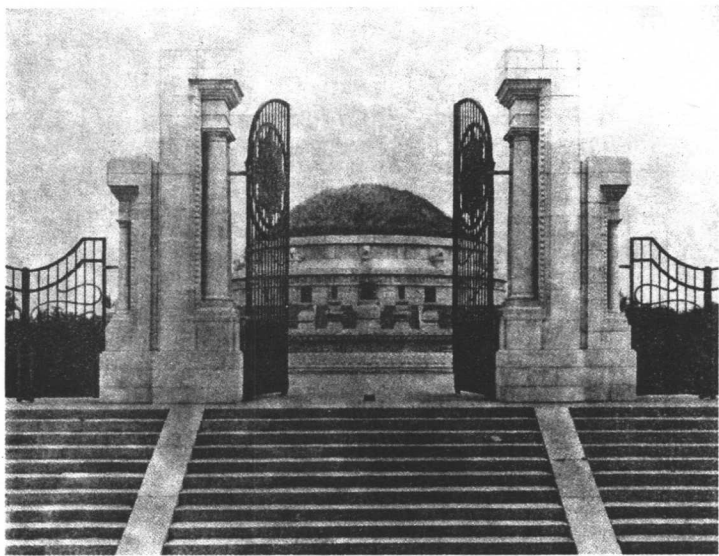
克文的生母金氏(1868—1916)出身朝鲜安东，乃是朝鲜的外戚世家大族，朝鲜王室的许多嫔妃都是出身于安东金氏。金氏于1884年归于袁世凯时，仅是个十六岁的孩子。1916年底在天津去世，年四十九岁。

金氏是个美人胎子，长得端庄秀美，尤其是她那一头长发，浓、密、黑、长，正像许多朝鲜妇女那样一直拖到脚下。因为其贵族的教养，琴、棋、书、画样样都会。金氏以及她的父母都以为嫁给袁世凯是作为正室，却不料过门之后变成了妾，而且排在原来的丫鬟吴氏之后。可是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，朝鲜也是受儒家文化的熏陶，妇女是没有任何地位的，只好忍气吞声，逆来顺受。

如上所述，袁世凯既然觉得欠了沈氏一份人情，因此家



袁世凯手迹，“因时制宜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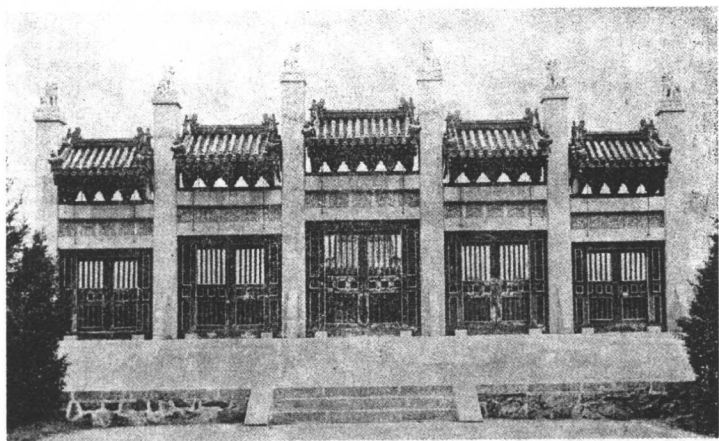
安阳的袁世凯墓。

里的事情便处处让她，沈氏出身在那样的环境中，又有着如此这般的不幸经历，自然性格有些乖僻之处。何况，再豁达的女人也是要嫉妒的，凭空之间多出来三个女子，夺去她的夫爱，于是乎家庭矛盾就在所难免了。

沈氏为了突显自己的地位，对三位朝鲜夫人管教甚严，在金氏过门不久，沈氏以管教为名，将她绑在桌子腿上面痛打一顿，致使左腿受了内伤，不能伸直，临死时还觉疼痛。逢年过节，喜寿之日不说，连每天早晚都要去给沈氏跪拜请安。可想而知，出身高贵的金氏心里自然是凄苦而又不平的。更使金氏感到难以忍受的是，自己亲生的儿子却归在了别人的名下，就连想要尽一下做母亲的职责都要引起风波。

金氏本想把小克文教育成一个有用之材，难免有恨铁不





安阳袁世凯墓前的石牌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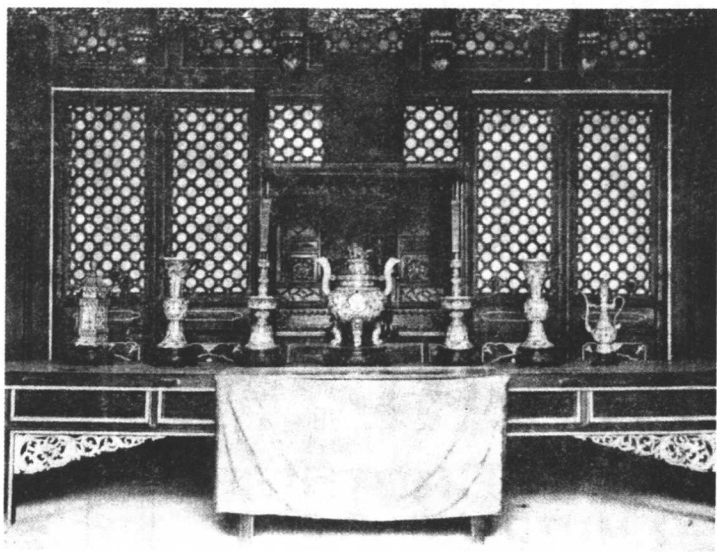
成钢之举，与一味溺爱克文的沈氏便时常发生齟齬。一次金氏为管教克文，打了他一顿，沈氏竟找上门来和金氏大吵了一架。

袁世凯出于那个时代的审美观，喜欢小脚女人。三个天足的朝鲜如夫人为了取悦于他，仿效“花旦”、“武旦”们“踩寸子”的办法，在脚下垫上一个假的小脚，故意要那种走起路来婀娜多姿的样子——真的是人生如做戏了。直到袁世凯死去，金氏和二姨太吴氏（闵氏早于袁世凯故去）的双脚才算解放出来，可是刚刚离开那“寸子”的时候，反倒不会走路了。

金氏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脾气也变得有些古怪起来。虽然她长得国色天香，却神情木然，总是冷冰冰的——见了别人一脸冰霜，甚至看见自己的儿女也没有什么亲热的表示。她高兴的时候，彬彬有礼，和和气气，若是心情不佳的时候，就难免给人难堪了，甚至连袁世凯本人也不敢触她的锋芒。一次，在洹上村的养寿园，她正在和袁世凯下棋，不知为了什

么，两人吵了起来，金氏一气之下，竟把棋子、棋盘全都掀翻扔到旁边的池塘里面。还有一次在中南海，金氏与袁世凯最宠爱的五姨太杨氏在一起喝酒，当二人都有些醉意的时候，不知为何吵了起来，竟由口水战变成肢体战而大打出手，还是袁世凯亲自过来劝架，她们才罢手。

金氏自来到中国，即和朝鲜的家里失去了联络。思乡之情、思亲之情时时在折磨着她，可是周围又都是异族之人，这份情感又向谁去诉说呢？每当看到其他姨太太的娘家人来探望的时候，触景生情，她就躲在一旁偷偷地落泪。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时候，更是情何以堪，只好长吁短叹，以泪洗面了。金氏虽然受了许多委屈，却从来没向别人说起过，直到临死前，才向克文提起这些事情，为的是免于暴露袁世凯的



安阳袁世凯墓的飨堂。

